

懷李晉亭師

五四先鋒山西辦學

十五年前，在香港聽到吾師李晉亭先生被共產黨殺害的消息，晴天霹靂，悲痛萬分。晉亭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以辦教育爲終身事業。他辦教育，不但誨人不倦，懂得教育行政；而且勤懇懇懇，腳踏實地，毫不放鬆，的確令人敬佩。大陸變色時，他沒有逃出虎口，慘遭不測。據說共產黨竊據北平後，他和張蔭梧、許惠東諸先生同時遇難，是國民黨同志在北平第一批被共產黨殺害的。共產黨加在他頭上的罪名，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的秋天，太原的學生攻打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時，學生穆光政中彈死亡，共產黨硬說是省黨部開的槍。晉亭先生是當時的省黨部委員，所以，要他償還血債。以同一個罪名，先後被殺害的，還有監察委員曲沃李時齋（敏）和衛隊長——我們交城的王和衆。

晉亭先生姓李，單名汾，別號晉亭，山西壽陽人，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瘦高個子，儀表英俊，態度瀟灑，唯一的缺點，稍微帶些口吃。他是私立太原平民中學發起人之一，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師大畢業後，就回到太原，擔任平民中學的訓育主任。我是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夏天考入平民中學的，當時的校長是崞縣趙光庭（守耿）先生，北大畢業，現任立法委員馬雨蒼（濟霖）兄的老丈人。光庭先生也是瘦高個

子，很會講話，他對學生講話，幾乎句句都能打動青年人的心絃，同學們對他非常景仰。第二年光庭先生再沒有露面，後來才知道，因為鬧人事，不得不離開學校。他離開平中，曾跑到廣東，投筆從戎，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很可惜他的身體不能適應軍人生活，吃不下軍人的苦頭，半途而廢，沒有畢業。繼光庭先生擔任校長的，是晉城苗告寶（培成）先生，前兩湖監察使，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北京大學冶金系畢業。教務主任祁縣李彥征（進賢）先生，北大數學系畢業，他擔任這一項職務的時間最長久，同學們背後都叫他李教務而不名。他雖不是學教育的，可是辦教育却非常內行。訓育主任渾源李修之（思慎）先生，北平師大畢業，祇幹了一年就離開了，由李晉亭先生接替。

平民中學是六十幾位留學北平各大學的山西學生發起創辦的，也有少數非山西籍而和山西很有關係的人，像立法委員韓振聲、王冬珍夫婦，故監察院李蔭翹（嗣璣）院長等。他們每人拿出一塊銀元，合計六十多元，作為籌備費，一所很了不起的私立中學居然創辦成功了。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夏天，由北大畢業的趙光庭、李彥征、定襄梁亨甫（永泰）、右玉姚文謨（丕顯）幾位先生回到太原，負責籌備。他們租妥精營東二道街五號，作為校舍，秋天招收了第一班學生，現任立法委員五台張子揚、崞縣郭紫峻，以及國民大會代表中興大學教授陽高蘇九一（夷士）都是這一班的高材生。

創辦平民中學的諸位先生都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他們用嶄新的作風來辦平民中學，主張民主自由，提倡科學，提倡白話文，鼓勵學生們閱讀新式標點符號的紅樓夢、水滸傳、西廂記、儒林

外史、老殘遊記、鏡花緣等小說。在當時，別的學校是禁止學生們看這些書籍的。因此，山西當局認定平民中學標新立異，提倡邪說異端，是一批危險分子，暗中強迫房東退租，不准繼續租給平民中學，第二年不得不遷移到西緝虎營。這一年招收了兩班學生，第二班和第三班，前中央黨部大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侯定邦兄是第二班，我是第三班，就是在西緝虎營入校上課的。

平民中學開頭幾年，經費非常拮据，住校的重要職員和專任教員每人每月一律二十五元生活維持費，兼任教員有些人每月送五元車馬費，有些人乾脆不要錢，盡義務白幹。據萬泉姚蓉（大海）先生說，學校開辦第二學期，實在無法維持，正好他於北大畢業後，養病在家，他和光庭先生的感情很不差，光庭先生去信求援，他立刻匯了五百元。那時的五百元，比現在的五萬元都管用，自然解救了當時的燃眉之急。梁亨甫先生的家境很富有，以後學校的困難，由他負責解決的時候最多，其他董事也無不為平中奔走募捐。平民中學能够發展成太原的一所優良中學，實際得力於創辦學校的各位先生能够做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民黨機關一流名師

太原的私立中學，除了教會學校，平民中學算是最早的私立中學了。他們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作風，已經引起社會上的注意，有些人甚至不敢讓他們的子弟進平民中學，當然，也有些人以投考平民中學

爲榮。而平民中學的創辦人大部分是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因此，太原平民中學無形中也成了國民黨的祕密機關，這也是引起山西當局對平民中學不放心的一个很大原因。

平民中學的教師，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好教員。教我們第三班的各科老師：

國文：芮道一、陽高張捷西（功譜）、五台薄介石（成名）。

數學：李修之、梁亨甫、崞縣曹度材。

英文：陽高李春圃（桃園）、苗告寶、陽曲郭璞、交城任子續（興緒）。

歷史：張捷西。

地理：文水張培民。

物理：李蔭翹（嗣聰）。

化學：徐溝劉佐康（同）、定襄梁先覺（賢達）。

植物：李晉亨。

動物：平定段禮庭（和儉）。

公民：壽陽劉懷琪、交城王慧卿（和暢）。

體育：定襄張武成。

最初教我們國文的芮道一先生，他不用教科書，也不逐字逐句講解文章。他介紹各種學術思想，達爾

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盧梭的民約論，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小說，印度泰戈爾的詩，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除了選印各種文章，又讓我們閱讀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文存」、「嘗試集」，梁任公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飲冰室文集」等等。他教作文，不主張咬文嚼字，要我們放手寫作，能寫多長就寫多長，盡量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因此，這一年閱讀了不少的書籍，滿腦子空白，填得密密麻麻，又敢胡謔亂寫，一篇文章往往寫上一兩千字，奠定了以後寫作的基礎。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後，平民中學由西緝虎營搬到太北門裏後營房街自己的校舍。五六千坪校址上，蓋了五間教室，兩排寢室，一排飯廳，一排辦公室，顯得空空蕩蕩。房子蓋得非常簡陋，但是教室是教室，寢室是寢室，不像住民房，四不像。而且住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怕房東逼迫着搬家，政治壓力也減少了。這一年冬天，國父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為響應國父的號召，太原組織了山西國民會議促成會，每縣兩個代表，一個代表政府，一個代表民間，我成了我們交城縣的民衆代表。苗告寶先生和曲沃韓希聖（克溫）先生介紹我閱讀「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並且介紹我加入中國國民黨。平民中學提倡自治，許多管理學生的規則，都是採用民主方式，召開學生自治會，由全體同學表決通過的。因此，同學們也確能自治自愛，遵守自己開會定出來的規則。平民中學反提倡節約，每月伙食費祇需要三塊多錢，吃得很不講究，早晚都是稀飯饅頭，兩碟鹹菜、辣椒，中午才有半碗菜，吃肉的時候很少，大概每

週祇有兩三次。好像那時候祇知道節儉是美德，而忽略了營養價值。當時住第一中學和陽興中學的同學，每年要花一百二十元，而平民中學係私立學校，需要繳納學費，但是每年祇花一百元左右，校風樸樸，由此可知。

三晉清黨槍斃王英

我不算好學生，但也不是壞學生，却被晉亭先生一怒之下開除了。現在回想起來，造成這種結果，彼此都有責任，我個性太過倔強，而晉亭先生剛出學校，遇事也有點固執。好像是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學校要全體同學到北門外苗圃領取樹苗，規定每人扛三株。因為學校太空洞了，一片荒涼，的確需要栽植一些樹木，美化環境。剛好那一天我有些私事，必須上午去辦理，於是找好一位同學，托他替我扛回我應該扛的樹苗，如果樹苗太大，他一個人扛不動六株，我又約妥另外一位同學，分扛二兩株，然後說明理由和我的安排，向晉亭先生請假。不料他並不聽我陳述理由，一口拒絕，硬是不准假。當時我想，我既已找妥人代替我扛樹苗，不就誤學校要辦的事情，為甚麼不准我請假呢？這和標榜民主自由，不是背道而馳嗎？我自己的事情必須去辦，不管准不准假，我逕自走了。

下午返回學校，同學們告訴我，我已被開除了。我走到公佈欄前面一看，果然有一張新貼出的佈告，開除了郭紫峻、王和衆和我三個人，佈告上說我們請假未准，拂袖而去，沒有去扛樹苗，應予開除。

開除就開除吧！反正因為沒有去扛樹苗而被開除，並不是做下甚麼丟臉見不得人的事情。一個人祇要做人光明磊落，開除不會影響到人格，又有甚麼關係。於是收拾行李書籍，打算吃完晚飯，結清伙食賬，就好走路了。有幾位同學勸我，向晉亭先生說幾句好話，也許可以收回成命。我自己心裏覺得非常警扭，既被開除，又何必厚着臉皮，向學校求情，賴着不走呢？就算勉強留下來，也沒有甚麼意思，沒有接受同學們的好意勸告。不料在吃晚飯以前，又有同學來報喜訊，說開除的成命已經收回，改成記過處分了。

既被開除，怎麼會收回成命？我想大概是沾了郭紫峻和王和衆兩位同學的光，他們兩位是學校特許進來的學生，郭紫峻又是好學生，在學校方面很吃香，不會因為一點小事，就把他開除。我和他在一張佈告上開除的，既然不開除他，就不能讓我一個人滾蛋了。另外一個原因，也許因為我已經加入國民黨，在祕密情況之下，吸收一個同志，並不太容易。現在開除一個同志，在學校方面無所謂，在國民黨方面，損失就大了。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晉亭先生，他能不維持他的尊嚴，不固執成見，而有收回成命的雅量，這種教育家的風度，就不能不令人敬佩了。經過這次波折，我對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信仰和好感，他也對我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和認識。

晉亭先生一生不做官，全付精神放在辦教育的崗位上。他所以要住師範大學，就是認定辦教育是國家最基本的建設工作。孔子說才難，又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可見百年樹人的工作，比任何工作都要重要，所以，他終身樂此不倦。

當今總統 蔣公統率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北伐，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閻伯川先生也率領晉軍參加北伐行列，成爲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梁亨甫先生做了政治部主任。山西省黨部也由祕密而公開，展開各項活動。山西當局並且響應南京國民政府清黨運動，協助山西省黨部實行清黨，將共產黨頭目王英槍斃。

清黨以後，晉亭先生接長省立第一中學。在過去，省立一中是山西最好的中學，山西的人才多半是一中培養出來的。可是到了十三四年，一中被共產黨盤據把持，成了他們的大本營。山西共產黨的頭目王英、傅懋公（後來改名彭眞）都是一中的學生。因此，學生的思想受共產黨的感染非常的大，他們的勢力根深蒂固。校風也敗壞到無以復加。學生囂張，紀律廢弛，可以隨便不上課，看見老師不順眼，可以隨便趕走。要想整頓這樣一所學校，談何容易。然而晉亭先生並不畏懼困難，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毅然決然挑起這付沉重的担子。

刺殺校長撲了個空

山西共產黨頭目王英雖被槍斃了，彭眞、李質先等也逃跑了，可是他們潛在的勢力，仍舊相當強大。晉亭先生對於這種情形，非常了解，接長一中以後，盡量避免給他們鼓動風潮的機會，沒有放手去整頓，採取相當和緩的方法，逐漸改進。可是學生們放任太久了，受不慣約束，感覺到沒有過去自由，非常不高興，潛伏的共產黨分子從旁一煽動，暴動終於爆發了。暴動的主要分子，實際操縱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組

織相當嚴密，各路口都派人把守，然後包圍校長室。負責殺害校長的兇惡分子，手持尖刀，衝進校長室，準備一刀刺殺校長。沒有想到，校長室連個人影子都沒有。他們非常驚奇，李校長神通廣大。暴動以前，明明看見他坐在校長室，而且他們佈置好天羅地網，插翅也飛不出去，怎麼一會兒就找不見呢？於是展開搜索，連平時沒有人去的地方，都找遍了，找了半天，硬是找不着。暴動分子以爲他們內部有了奸細，走漏了消息，把校長放走了。晉亭先生非常機警，具有應付非常事變的急智。得到學生們即刻就要暴動的消息，衡量情況，知道無法逃離學校，神不知，鬼不覺，悄悄爬上屋頂，匍伏在黑暗處，才避過這場危險，而且對於暴動分子的活動情形，看得非常清楚。暴動分子折騰了半夜，精疲力竭，既然以爲校長已經逃脫，戒備自然鬆懈了。晉亭先生才在天亮以前，有機會脫離險境。

第二天，軍隊開到學校，維持秩序。暴動分子看見校長在軍隊保護之下返回學校，一個個都洩了氣，重要分子都逃跑了，附和的學生們害怕起來，不敢再妄動了。經過這次暴動平息以後，晉亭先生才放手整理，不再有甚麼顧慮了。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天，我由中央軍校畢業，黃埔同學會負責人廣東黃珍吾兄正想派一個人到山西去聯絡軍校同學，認爲我最適宜，要我回去。剛好晉亭先生因事來到南京，也要我回太原工作，幫助他整頓一中。職務是訓育員，每週兼課四小時，月薪八十元。八十元等於上尉連長的待遇，對於一個剛從軍校畢業的學生，非常優厚了，而且可以不再拿黃埔同學會待遇，義務工作，一舉兩得，我沒有考慮，立刻

答應下來。

一中經過晉亭先生整頓兩年，一切都上軌道，已經恢復了早年的聲譽。當時初中有三個年級，每年級兩班學生，高中一班，全校共有七班學生。教務主任是榆次張聘珍（崇儒）先生，北平師大畢業，高個子，儀表很帥，態度和藹，笑口常開。體育主任是張武成先生，現任監察委員張委員岫嵐的親哥哥，山西的體育專家。總務主任是榆次要士先（繼志）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家裏很有錢，涓滴歸公。訓育主任是曹度材先生，全校的陣容非常整齊堅強。我剛剛踏入社會，校長和主任都是自己的老師，處處有擔當，佔便宜不少。訓育處除主任以外，有四位訓育員，一位李先生武漢大學畢業，晉南人，已忘記他的名字，負責管理高中學生。陽曲路介福（景）先生日本留學生，個子不高，負責初三的兩班學生。渾源任效由（勇）先生北平師大畢業，負責初二的兩班學生。我負責管理一年級的兩班新生，每班六十人，總共一百二十人。

訓育處的五個人，思想和政治主張，無形中分成兩個不同的壁壘，我和路介福是國民黨，李和任效由不是國民黨，常和我們唱反調，表示他們超越黨派，因此，對於好些問題，經常辯論抬槓。度材先生也是國民黨，當然同我們的主張一致，不過爲了領導訓育處的工作，不願作左右袒，不參加我們抬槓和辯論，總是笑一笑。晉亭先生就不同了，他經常來訓育處，碰上我們辯論，總是站在我們這一方面說話。因爲他是省黨部的委員，立場堅定，一定要把國民黨的主張說出來，毫不含糊。訓育處的同仁看問題的角度雖然不同，並不影響感情，對於訓育處的工作，大家同心協力，毫不鬆懈，真够得上民主作風。

晉亭先生對我說：「舊學生已經定型，要他們改變，很不容易，沒有大錯，不犯校規，就算很好了，不能要求過高。新生剛剛入校，純潔的像一張白紙，我們要描畫甚麼，就是甚麼。我希望你用黃埔精神來塑造這些孩子。從一年級開始，造成一中的新風氣，新習慣。」

既然要新生樹立新榜樣，造成新風氣，一個人管理訓練一百二十個學生，是很吃力的。一中的學生來自全省各地，除了極少數在太原住家的通學生，大多數都住校，從早上起床、自習、吃飯、上課、運動，一直到就寢熄燈，處處都須照顧到，時刻不能放鬆。又因為我兼授這兩班三民主義課程，除了管理學生的生活行動，也負擔了指導思想的責任。好在自己祇有二十多歲，精力充沛，還能够勝任愉快。

一中招生非常嚴格，除了考試成績，還注意儀表，尤其對於年齡限制很嚴，超過十五歲，功課再好，也不錄取。因為新生素質好，年齡不太大，都很聽話，管理起來，比較容易，並不太費氣力。一中並不實施軍事管理，事實上也無法軍事管理。我祇能和學生經常接觸、談話，藉以了解他們家庭和個人的情形。我祇要求他們做到一點，上課、上早操、上自習，都要在打鐘以後三分鐘內，到達教室或操場。他們都遵照我的要求做了，不過寢室距離教室和操場，都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所以，一聞鐘聲，一年級的學生都是跑步進教室，到操場，相當緊張，也表現的活潑有精神。上課時還不容易看出來，上早操就非常明顯了。上早操時，學生們站的位置，按照班級高低，自左而右，各班有各班的位置，劃分的很清楚。上早操的鐘聲響後，體育主任或體育教員還沒有到達操場以前，一年級的兩班學生早已在操場右邊的位置上站整齊了。

，其他各班的學生才陸續續續，零零落落地到達，頂快也要五六分鐘，才能到齊。晉亭先生看到這種情形，非常高興，認為新榜樣已經樹立起來。他深信訓練管理學生，的確需要受過軍事的人來負責。

晉亭先生對於學生的學業非常注意，對學生的道德培養，尤其不放鬆，經常到訓育處研究學生們的操行問題。他的記憶力特別強，最令人欽佩的，他對全校的四百多個學生，幾乎可以叫出每一個人的名字。我們負責管理學生的訓育處同仁，都比他不上。第一中學是山西最老的中學，有許多教員的資格很老，很不容易對付，但是他們對於晉亭先生都是衷心欽佩，對於校長的要求不打半點折扣，全校教職員非常和諧，沒有人事糾紛，完全是晉亭先生領導有方。他經常巡視教室，不祇學生們上課用心聽講，老師們教課也不能不認真，很少遲到早退。晉亭先生的領導才能，的確令人欽佩。

我在一中祇工作了半年，山西方面正在醞釀和馮玉祥、汪精衛等聯合反對中央，大戰一觸即發，我不願意再呆在太原，十九年春天就離開山西。我在一中的時間雖很短暫，對於晉亭先生辦教育的精神，却認識的非常深刻。在山西，晉亭先生的確是最了不起的教育家。

娶女教師竟遭免職

十九年中原戰爭爆發，山西省黨部在太原存身不得，開始做第一次流亡省黨部，避難天津。等到閻馮聯軍失敗，閻伯川先生遠走大連，山西省黨部才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太原。戰後山西省政府改組，先由商

啓予（震）將軍任省政府主席，後來改由徐次辰（永昌）將軍接任。中央爲整頓山西教育，任命苗告寶先生爲教育廳廳長，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很想有一番作爲。當時太原的各省立公立中學的校長是這樣的：第一中學李晉亭，第一師範黃體泉，國民師範梁先覺，陽興中學張聘珍，這幾位校長都具有辦好教育的經驗和決心，各學校都有一種蓬勃的氣象，假如假以時日，成效真是無法估計。

不幸，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全國愛國青年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潮，共產黨利用這個機會，暗中掌握操縱，這些無組織的羣衆變成共產黨的工具，成了反政府的組織力量。共產黨鼓動各地青年赴南京請願，增加政府的困擾，以爲顛覆政府的張本。太原的學生在共產黨分子戎伍勝等人領導之下，先向省政府請願，要求派專車送他們到南京，一變而爲攻打省黨部，製造了穆光政慘案。山西的軍隊以慘案爲藉口，佔領了省黨部，把正在省黨部工作的委員及工作同志拘留起來。晉亭先生和梁先覺先生都是省黨部的委員，在反國民黨的氣氛之下，校長當然幹不成了。山西省黨部解體以後，晉亭先生担負起省黨部的地下工作，祕密聯絡各縣的同志。這一段時間，環境非常惡劣，有隨時隨地被捕的危險，他冒險犯難，爲黨工作，功勞不小。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山西教育界人士多半撤退到陝西，教育部爲了收容山西的流亡青年和教職員，在陝西洋縣成立國立第七中學，由晉亭先生担任校長。國立七中在他領導之下，成了戰時的第一流中等學校，辦得有聲有色。後來因爲他和女教員陳少白結婚，而被教育部免職。校長和女教員結婚，光明磊落，

並不違犯國法，也沒有甚麼不妥當。當時晉亭先生祇有四十多歲，的確需要結婚，需要一個家。前些年台北建國中學校長賀詔新已經六十多歲，還和女教員萬紹吉結婚，也沒有被台灣省教育廳和教育廳免職或記過。可是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硬是把晉亭先生免職了。

李晉亭覺得對國民黨忠心耿耿，在陳先生領導之下，工作了好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現在不管學校的成績好壞，因為結婚這點私人的事情而被免職，傷心到萬分，發誓以後專辦私立學校，不再負公立學校的責任。

晉亭先生離開國立七中，專心辦理城固的平民中學。城固平中是太原平民中學在城固復校的，後來遷往漢中。漢中平民中學在晉亭先生慘淡經營之下，成了陝南最優良的學校。學生讀書風氣很盛，尤其是守紀律，有禮貌，變換了氣質，贏得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的稱讚。

當時各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因為待遇趕不上物價的飛漲，生活成了問題，居然因此罷教。平民中學費經困難，全靠學費維持，卻沒有這些風波。能够安然上課。晉亭先生究竟施用甚麼魔術呢？有位漢中平民中學的學生曾昭普寫過一篇文章：「平中開辦的一切經費，均靠收學費開支，除董事會捐募補助外，再無其他後台支援。而在當時，通貨膨脹，所有陝南的公私立學校教員，全因為薪水不夠開支而罷教，但是平民中學却不被這種罷教之風所擾。因為我校是在每學期開學後，校長把所收的學費，除留少數辦公費以外，把老師一學期應得的薪水一齊發給。這樣老師們可以不受物價膨脹的剝削，可以安心教書。」

看了前面這一段敘述，可知晉亭先生的氣度是多麼恢宏，在特殊情況之下，辦教育的方法是多麼高明。一個沒有大手筆的人，能夠有這樣偉大的措施嗎？

嚴父慈母雙重作風

抗戰勝利以後，陝西地方人士以為像平民中學那樣好的學校，不應當讓它遷走，堅決挽留，由地方人士接辦。教育事業是國家的，社會的，不應當為私有。晉亭先生把平民中學交給陝西地方人士，到達北平，去籌備大成中學。大成中學以張溥泉先生任董事長，李蔭翹先生任副董事長，晉亭先生任校長。後來溥泉先生逝世，由李蔭翹先生任董事長，韓希聖先生任副董事長。晉亭先生以辦山西省立一中、國立七中、漢中平中的一貫精神來辦大成中學，幕露藍蕓，煞費苦心。他借安德勝門裏的關岳廟為校址，地方寬敞，房屋很多，又有張武成、段禮庭幾位老朋友幫忙，假如不是大陸沈淪，大成中學是很有前途的。有一位來到台灣的大成中學學生張震，曾在一份刊物上發表過一篇描寫晉亭先生的文章：「我們的校長有嚴父慈母的雙重作風，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切。但在功課方面，一點也不放鬆。他早年畢業於師大教育系，他的一生可以說一直在為教育奔走。不論春夏秋冬，他總是比我們起得早。我曾記得每天早晨上自習的時候，會發現一個高高身材，戴着一付近視眼鏡的人（晉亭先生並不近視），在院子裏來回踱着。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孔上，有時會對我們微笑。但當我們遲到的時候，他就會用一幅嚴肅的面孔看着我們，意思是說你遲到

了，以後要早起一點。這就是我們的校長——李晉亭先生。」

晉亭先生被共產黨殺害，轉瞬二十五年了。所謂「穆光政慘案」，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我要很客觀地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加以敘述，以了解共產黨製造所謂慘案，自己殺了人，回頭把罪名加到別人頭上，再加以殺害。

所謂穆光政慘案，遠因實在導源於十九年中原大戰。當時山西省黨部站在中央立場，堅決反對閻伯川先生聯合馮玉祥發動對中央的戰爭，一再勸阻閻先生無效。戰爭既然爆發，省黨部自然和閻伯川先生處於敵對地位。平心而論，十九年的中原大戰，是中華民國最不幸的一次戰爭，也是閻伯川先生一生的白璧之瑕。這一場戰爭，整整打了半年，消耗了很大的國力，國家的元氣也遭受很大的損傷。假如沒有十九年的中原大戰，張學良就不會統率東北軍進關，使東北成了真空，日本軍閥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即使他們發動了侵略戰爭，張學良爲了東北軍自身的生存計，勢必起而抵抗，絕不會輕易放棄一寸土地的。而且由德國教官所訓練的新國防軍，教導師，也可以隨時開到東北，支援東北軍，抵抗侵略。

因爲中原大戰，東北軍主力開進關內，使東北成了真空，日本軍閥才能如入無人之境，不費吹灰之力，沒有遭遇抵抗，很快佔領了我們的整個東北。而教導師也因十九年中原大戰，犧牲很大，沒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力量了。

近年來，撰寫閻伯川先生事略或傳記，都避免提到十九年中原大戰一事。我覺得不論惹起戰爭的責任

是在閻馮，還是中央，總歸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用不着隱瞞。我們現在隱瞞了，寫歷史的人也不會放過的。「事前不忘，後事之師。」吃一次虧，長一次智。我們應當記起失敗的教訓，勉勵未來，又何必隱瞞呢。山西省黨部當年反對中原大戰，他們是站在中央方面，立場嚴正，理直氣壯，是無可非議的。而閻伯川先生不高與他們，也是人之常情。

苗姚胡韓反閻集團

十九年秋天戰爭結束，山西省黨部從天津搬回太原，主要負責人是苗告寶、姚蓉軒、胡伯岳、韓希聖四位先生。二十年閻伯川先生想從大連返回他的老家五台河邊村，省黨部起來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怕反對中央的勢力死灰復燃。同情閻先生的人們則說冤仇宜解不宜結，對於一個已經失敗的人，連同老家都要反對，未免有些落井下石，不顧人情。因此人們把省黨部說成「苗姚胡韓」反閻集團。省黨部反對閻先生回山西，並沒有生效，閻先生終於回到他的老家河邊村了。並且仍舊可以控制山西的軍隊和政治。而閻先生和省黨部之間的仇恨也就越結越深了。

因為九一八事變，全國學生掀起到南京請願的浪潮，山西的學生自然不會例外。太原各學校的學生發起結隊遊行向省政府請願。當時我正好担任太原平民中學的訓育工作，也領着學生們參加遊行。我們知道這次學生運動，已經被共產黨操縱，一定要發生事故，當學生隊伍到達省政府前面時，我們的學生站得很

遠。祇聽到嚷嚷吵吵，亂紛紛地，學生代表向省政府請求，要求派專車送往南京請願。

省政府正在開會，推舉教育廳長向學生們講話安慰。可是，苗告寶先生一露面，就惹火燒身了。反對國民黨有了借口，共產黨的陰謀也就逐步實現。陰謀分子說國民黨阻止學生到南京去請願，一聲吆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一變而為攻打教育廳，攻打省黨部的暴動。領導這次學生運動的，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門下劉少奇，附帶門下門臭的戎伍勝。

戎伍勝率領學生隊伍攻打東緝虎營省黨部時，我也和一部分學生跟去，不過我們站的距離遠了一些，實際情形怎樣，我們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據說一聲槍響，穆光政應聲倒地。我沒有聽到槍聲，祇看見省黨部前面亂做一團，有人喊叫，打死人了，一部分學生也散去了。一會兒，山西的軍隊，開到西緝虎營，佔領了省黨部，名為保護。請願的學生又吆喝着跑到倉門前二十二號韓希聖先生的公館，予以搗毀，還搶走了一部分東西。

穆光政慘案的由來

軍人奉了誰的命令佔領省黨部，我不太清楚。軍隊進入省黨部以後，立刻把在省黨部辦公的常務委員韓希聖、常務監察委員姚蓉軒，監察委員李時齋，委員兼祕書蘇壽余和幾十位工作同志，統統囚禁起來，不准離開，要他們担負慘案的責任。沒有多久，又把他們押解到後霸陵橋警備司令部，正式看管起來。這

一措施，正和共產黨的陰謀連成一氣，的確是很不高明的。況且死了一個穆光政，而要拘押四位省黨部的委員和幾十個工作同志，小題大做，未免有些過火。顯然是政治恩怨，並不是甚麼法律問題。天下的事情，祇要摻雜上恩怨關係，夾雜上感情成分，就談不到是非公道了。

有人說省黨部的人太不機警，聽到學生們要攻打省黨部的消息，爲甚麼不避開呢？假如他們避開風頭，頂多省黨部的傢俱和門窗被他們搗毀而已。不管是那一方面的陰謀，都會落了空，起不了甚麼作用。這話很對，一點兒也不錯。

穆光政並不在隊伍的頂前面，就說是省黨部開槍，也不會打死他。顯然是共產黨有計劃地製造慘案，暗地裏放黑槍，打死一個人，好栽誣省黨部。可憐的穆光政就在戎伍勝的陰謀之下，做了犧牲品，替死鬼，真是冤哉枉也。省黨部的衛隊長王和榮是我的小同鄉，又是一塊兒上黃埔的同學，我去警備司令部看他的時候，悄悄問他，他的衛隊究竟開過槍沒有？他說：「當學生們包圍省黨部的時候，怕發生意外，早就把子彈統統收回，衛隊沒有子彈，怎麼會打死人呢？」

警備司令渾源榮甲三（鴻臚）和省黨部的委員們都是朋友，突然把他們關到他的警備司令部，覺得怪不好意思，悄悄地对姚蓉軒先生說：「這一次的學潮，是閻先生做後盾的，我對諸位幫不上一點忙，非常抱歉，祇好暫時委屈幾天，不過在我職權範圍以內，我會盡量給諸位一些方便的。」

不管榮司令說的話是否可靠，慘案造成成功，在閻先生這方面，的確是求此不得的，正好利用慘案，打

垮省黨部，以報他們反對他回河邊的一箭之仇。

到了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中央命令山西省政府把這件案子移到開封地方法院審理，被囚禁的全體人員，一律送往開封。徐次辰主席不敢違抗中央命令，硬留着不放，祇好把他們送走。開封地方法院審問的結果，打死穆光政的子彈頭，和省黨部使用的子彈完全不一樣，證明打死穆光政的並不是省黨部，省黨部的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罪嫌，慘案的責任不應由山西省黨部來担負。審判結果，宣判無罪，姚李蘇韓四位委員和被囚的全體同志，才恢復了自由。閻伯川先生對於開封地方法院的判決，不管怎樣看法，山西省黨部却不能再回太原了，祇好做第二次的流亡省黨部。苗姚胡韓和閻伯川先生結下的冤仇，也就永遠解不開了。

誰又想到，經過十八年，共產黨會拿上穆光政慘案來殺害晉亭先生呢？慘案是共產黨製造的，却用來作爲殺害國民黨同志的藉口，能不令人扼腕歎息嗎？能不令人憤怒痛恨嗎？能不爲這位終身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哀悼嗎？